GESAERZANGXI 格萨尔藏戏 | 韩晓红·专栏

丹巴莫斯卡格萨尔藏戏速写（二十六）

韩晓红自画像

走进莫斯卡，
也就走进了宁静与真诚；
走进格萨尔史诗文化，
也就走进了神奇和向往。
莫斯卡之行，
铸就深情。

——作者手记

我和日穷老人（莫斯卡格萨尔藏戏的导演）最初是在电话里认识的，他几年前几次打电话给我，邀请我去莫斯卡欣赏格萨尔藏戏，由于工作脱不开身，未能成行，从此内心对日穷老人便有一种负疚感，拒绝老人的盛情邀请心里总感到很不踏实，盘算着无论如何都要抽机会加以弥补。有一次我到丹巴出差，不知道老人是从哪里获知这一消息，这位热心的老人在饭桌上找到了我，见面时就感到我和这位老人有缘，因为他的慈祥微笑令我在内心感到温馨的亲和感。直到这次到了莫斯卡，才知道日穷老人是一位热爱格萨尔史诗的老人，从爱好上讲我们有许多相同之处，然而，当看到老人编导、指挥完成了《返回天界》的演出之后，我才真正意识到这不是一位普通的老人，他的内心世界有那么丰富的藏戏修养，有那么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老人在演出间隙处向观众释放出来的正能量）。我对这位老人肃然起敬，从此，在内心就对这位老人倾注了敬意。

日穷老人告诉我，莫斯卡的这座寺庙曾经遭遇了一场火灾，就在火焰要吞噬大殿的时候，突然天降大雨，扑灭了这场大火，保住了大殿，莫斯卡人认为是格萨尔王拯救了寺庙，从此，敬拜格萨尔王的风俗就自然而然地在莫斯卡形成了，每逢节日盛会，人们总要自发地上演格萨尔藏戏，全村的人借此机会都能汇聚在一起，演出或者欣赏格萨尔藏戏，不知这样的仪式传承了多少年，智慧的莫斯卡人就把格萨尔藏戏这一优秀流派传承下来，成为嘉绒文化区域难得的格萨尔藏戏艺术瑰宝。

欣赏丹巴莫斯卡格萨尔藏戏，一个较为困惑的问题就是很难找到关于莫斯卡藏戏的理论资料，似乎一切都要从头开始，这是一大缺陷，这在格萨尔理论界应当引起足够的重视和关注。这与欧洲相比，似乎是一种遗憾，大家知道，在亚里士多德之前，欧洲就对戏剧有过阐释，其理论框架也基本形成。印象较深的是阿里斯托芬在剧本《蛙》里发表的一些戏剧理论，诚然在其老师柏拉图也有一些零散的戏剧理论语句，尽管他们对戏剧的批评理论还没有成为单一的理论体系，还与诸多学科混合在一起，还显得较为零散，但是，他们师生俩对戏剧理论依然有以下贡献：一是模仿艺术。这是亚里士多德戏剧理论的基础，这一艺术概括较为精辟。就莫斯卡格萨尔藏戏而言，其模仿的特征也很明显，而且延续至今。如面具，在开场时的面具群像里不难发现是在摹仿各类动物，这些面具一直延续到今天，依然传承了青藏高原对自己生存环境的认知特点，这些动物都是高原人所熟知的，对动物的保护意识能够传承至今，与藏戏中的面具图腾有着密切的关系。除了对动物的摹仿，丹巴格萨尔藏戏中对格萨尔史诗人物的摹仿也是极为明显的，从格萨尔王到王妃，从三十员大将到史诗中的普通人物，都是在史诗中有记载的，其形象特征都能在史诗中找到依据，格萨尔藏戏中的摹仿艺术，尽管有的已经固定下来成为一个艺术符号，但是依然深受广大民众喜爱。格萨尔藏戏中的摹仿艺术，已经在观众情感记忆中以“固态”的形式固定下来。之所以格萨尔藏戏能够成为莫斯卡人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戏剧中的各类艺术符号都被观众所认知，甚至富有情感。格萨尔藏戏在莫斯卡人的生活中占据这先要的位置，已经成为莫斯卡人的生存方式之一。正因为如此，格萨尔藏戏才在莫斯卡人的生活中，以其特殊的魅力与观众的情趣融为一体，在莫斯卡人群中凸显出情感性质的独特光芒，人们在这样的戏剧表演中寻找生存世界的真实内涵，甚至借此把握现实世界中的广博只是和逻辑方式，并形成独到的思维模式和审美情趣。人们对渊博与精深的格萨尔藏戏甚至富有情感依托心态，自觉把情感需求寄托于格萨尔藏戏的反复表演之中。于是，莫斯卡人就把格萨尔藏戏中的所有人物视为书库里一排排分类清晰的图书，他们灵活地吸收藏戏浩瀚的精华，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风格，在莫斯卡人看来，卷帙浩繁的格萨尔史诗，其中的每一个人物，每一个细节，俨然就是每一本阅读过千百次的书籍，对书中的所有内容都了熟于心，甚至在这些人物形象的内涵中各取所需，这种摹仿的艺术带给观众的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欣赏，而是更近距离（情感距离）的“亲近”。整场演出都自始至终释放出美学意义和艺术内涵，释放过程就是摹仿的过程，剧中的台词与音乐也依附于“摹仿”艺术的展示。同时，以自己的生活巧妙地结合起来，形成了具有美学意义的艺术品种，在对传统藏戏和格萨尔史诗传承内容的“摹仿”过程中，在音乐、台词、服饰等元素中既有继承，又有革新。使得属于创造性科学的艺术，在观众的认知，在编导和演员的演出实践中合理取舍，创造性地形成了属于嘉绒文化背景下的艺术。

再回到“摹仿”艺术中来，这是艺术的重要特征，在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就率先提出，艺术模仿自然，而德模克里特则更为风趣地说，人类“从天鹅和黄莺等歌唱的鸟那儿学会了唱歌。”莫斯卡人从山歌到戏剧演出，其唱腔都与大自然有着息息相关的联系，这正好映证了上述两位哲人的“摹仿”观点。当然，莫斯卡人在“摹仿”过程中，并不是简单地“摹仿”，而是与自己的生活和生活环境联系起来，目的是要艺术地再现格萨尔史诗所表现的那段社会生活，这就是亚里士多德所言摹仿“人的行动、生活、幸福，（《诗学》第六章）”而不仅仅如赫拉克利特、德谟克利特所说的“摹仿自然”，这一特点，正是莫斯卡格萨尔藏戏的核心魅力所在。更为重要的，莫斯卡格萨尔藏戏所摹仿的格萨尔史诗富有现实内涵，并在莫斯卡人的精神世界和情感世界里有着坚实的生活基础，并能在“摹仿”过程中，与观众实现精神和情感上的互动，并寻找到落脚点。

KANGZANGYIWEN 康藏异闻

野歇

■贺先枣

那是一个冬天寒意最浓的时候。多事的冷风把枯黄的草叶连同灰尘抛向天穹，让干瘦的岩石在灰沉沉的云层下裸露出饱受风霜的苦难面目，接着再从四荒八极的远远近近、收罗来无穷无尽的雪花，又把岩石遮盖起来。听得见枯瘦了的水流在冰底下呜咽，似乎是在诉说春日的勃发和夏天的繁华。冰雪覆盖着的原野显得越发庄严、庄严得近乎残忍。而狼，被饥饿逼得疯狂起来的狼却不顾一切地四下活动，它们的目的明确而直接：找到一切可以吃下肚子去的东西，包括人！

在一个领了工资的下午，尽管天都快黑了，教师阿洛布朱依然打算连夜赶回去。他家里有多病的阿妈，不久前妻子生了双胞胎，家中该他出力的事情很多。虽然每月工资有五十多元，但派用场的地方很多，阿洛布朱是这家里的台柱子。

冰天雪地的野外有一种只能感到恐惧、却又不知为什么要害怕的威严。阿洛布朱是一个还没有体验过什么叫“害怕”滋味的汉子，但这个下午却有点异样，他心里直嘀咕，他突然被自己体会到恐惧而感动，于是他唱起了一支他并不熟悉的古老的民歌，。那支歌说：年年度度，春夏秋冬轮换着来，又都要过去，充满新鲜和活力的季节是这样，冰雪交加的季节也是这样。

他的歌声一出口就被冷风卷走，他恼怒得更加大声的唱，他本可以就那么一遍遍重复着唱下去，但是他突然闭口了，顿时，韵律苍凉、古朴的歌声一下了消失了，好像不是消失在荒原里，而是消失在历史的深处，踪影全无了。

阿洛布朱惊讶的发现雪地上倒着一个人！

这是一个要去朝佛的老人，在冰天雪地的荒野里迷了路、耗尽了体力。

阿洛布朱把他扶上了马，他本想把他带回自己家去。他估计，天明前，他就可以走出这片荒原，回到他那前临小河、背靠森林的小木屋里。但是，狼来了，先只有两只，后来增加到七只。再往后又增加到了十多只。

马儿首先害怕了，它颤抖着在雪地里挣扎前进，马背上的老人呻吟不止。阿洛布朱意识到腰里那把五寸长的刀不会有好大作用。他想到了火，他拉着马跑到一块生长着几丛灌木的地方。折下枝桠点着火就不怕了。

阿洛布朱身上有火柴，因为他吸烟。可是用什么来引燃？生生折断的灌木枝上还有冰凌。阿洛布朱把一盒“飞雁”烟盒撕来点燃，那张烟盒纸转眼就烧尽，阿洛布朱没有慌乱，也没有犹豫，他把两张一元的钞票、几张角票卷成一个圆筒接着就快要熄灭的火苗。钞票燃起来的火光有点发蓝、燃得很不情愿的样子，燃过的灰发黑，并不马上掉下去。那一束很细、看上去也很干燥的树枝桠并没有点燃，却冒了一丝丝水蒸汽。阿洛布朱迟疑了一下，抽出一张十元钞票又接着那火苗，火在他的手掌护围下可怜的幽幽的跳动，那束细桠枝就是不燃，。阿洛布朱想了想，又从怀里掏出张十元的钞票！怀里只剩三张了！他的手颤抖起来，把终于燃起来的细桠枝小心的放进更多的树枝中，那火却扭捏着躲开那些树枝桠，似乎也怕冷。阿洛布朱在心里叫着天神的名字，一咬牙抽出两张十元的钞票，钞票连同那束细桠枝到底点燃了一大把灌木枝、火星飞溅了，终于，一堆火熊熊的出现在了荒原上。

狼的嚎叫变成了哀鸣，时断时续。阿洛布朱发疯似的用双手去折断灌木枝，老人不停的把那些枝桠投入火堆，火势一直那么旺，那么欢、直至天明……

那个月，阿洛布朱的工资只有十元钱。

阿洛布朱回到乡上把这件事讲给乡上的文书听，文书听得目瞪口呆，就跑去买了一条“飞雁”牌香烟送给他，阿洛布朱说，这条烟迟早是要还文书的。当年价格：这条烟值人民币大写贰元陆角正。

KANGZANGGUJI 康藏古迹

郭东古碉

■王长贵

郭东古碉，位于理塘县甲洼镇卡娘村东山南侧，属川西北丘状高原山地，花阿河的沟谷平坝上，距离理塘县城约40公里。距离甲洼镇政府约10公里，有草地简易乡间公路可通行，郭东古碉是浆族（藏语称法，即今纳西族）占领康区时军事需要所建，现已废弃。

碉楼现顶部残损，残碉九角，整个碉有17个小层组成，每层高约1米，整体高约175米，碉体底大顶小锥形状，正面有入口高约1.6米，入口左上六层处有另一入口高约1.5米，占地面积约100平方米。沿花阿河而上朝东北方向约2公里处也有一构造与此相似古碉，但现已塌毁，仅存残体遗迹，郭东古碉遗址与坍塌古碉遗址分别被当地藏民称为打格（意为九匹马）碉楼和热格（意为九只绵羊）碉楼，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和建筑价值。

据载：明代，在滇川藏三角区发生过一场云南纳西族与西番（滇川藏交界带藏族和普米族）间旷日持久的拉锯战。被藏族称为姜萨旦杰布的丽江木氏土司曾一度把势力向北扩展到了今滇西北迪庆藏族自治州、西藏芒康和川西北木里、稻城、乡城、得荣、巴塘和理塘等藏族聚居区。郭东八角古碉是浆族（藏语称法，即今纳西族）占领康区时军事需要所建的古碉。距今为600多年，古碉整体保存较为完整。

古碉的建筑年代为唐代至清代，规模宏大，类型多样，建筑技艺高超，具有极高的美学、社会学、历史学、民族文化学价值。碉楼建筑有四角、五角、六角、八角之分。高度以10米、20米逐渐发展到30米、35米。碉楼功能较多，建于村寨要道旁，交通要隘、关卡等地的称“军事防御碉”；专门为土司守备而修的曰“官寨碉”；村寨中心，用于镇魔的八角碉叫“风水碉”，此处，还有警碉、界碉、房中碉等等。碉楼的主要建筑材料是山石、泥、麻筋、木头等。麻筋由红麻杆或青稞杆、麦秸秆制成，将麻杆砍成寸段，捶绒即成麻筋，和在泥中，粘性很强。碉楼由上下左右大小石料组合，错缝修砌，棱角分明，表面光洁，如刀砍斧劈。

千百年来，古碉经受了战争和风雨的剥蚀，地震的考验，却巍然屹立，有的久已偏依而不倒，有的弯曲为弓而自成奇景，其建筑艺术鬼斧神工，精妙绝伦。古碉的每一个角，每一块石头，每一铲泥巴，都是藏族先民用血汗所铸，同时也写下了藏族建筑史上光辉的一页。

甘孜谚语

甘孜谚语是流传于甘孜地区的甘孜谚语是流传于甘孜地区的一种俗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它是藏语言文学精华的组成部分，朗朗上口，通俗易懂，是甘孜地区流传下来的集体经验和智慧的结晶。

今天为大家介绍一句谚语

主意在自己心里，糌粑在皮口袋里

藏民族大多依山地而居，地势较高，相当一部分民众从事游牧生活，饮食结构多以畜产品为主的肉类、奶类、酥油等。

由于糌粑吃法简单，携带方便，很适合游牧生活。牧民们出远门时腰间总要挂一个糌粑口袋，饿了，就从口袋里抓把糌粑吃。有时，他们从怀里掏出个木碗，装些糌粑，倒点酥油茶，加点盐，搅拌几下，抓起来就吃。有时，边吃糌粑，边喝酥油茶。

于是，在藏族的谚语中，就有了这句“主意在自己心里，糌粑在皮口袋里”，意思是一个人要有自己的主意，就像糌粑放在皮口袋里一样，做人应该稳重踏实、谦和有礼，不要事事张扬。

KANGZANGWUYU 康藏物语

遗失的甲察城堡

■张霞

朋友，当我在绛红色的善地德格遇见你时，我一定带你去拉翁通村去看神秘的甲察城堡，感受历史的沧桑与沉浮；我还要带你去龚垭寺挂一幅经幡，看着五彩经幡随风舞动，祈福与天地。

我在德格生活很多年，每次都匆忙从甲察城堡路过，但这次不同，这次是我思之、念之、筹划很久的地方，心有所念、必有回想。这次我必须上去看看甲察城堡，这神奇的文明，必须去转转龚垭寺。我要用我的镜头记录下你的美。

越野车沿着蜿蜒的国道慢慢前行，这趟旅行并不是我本意，因为我想去的地方并不是旅游圣地，而是我心中那神秘之地——甲察城堡。甲察城堡位于德格县龚垭乡拉翁通村，距县城14公里，是一处在公元11世纪格萨尔时期岭葱家族的中岭部落城堡遗址。整个遗址三面环山，一面临河。色曲河在这里曲折西去，并不宽广、也不澎湃，河水带着某种悲伤的眼泪默默地流向远方。沿拉翁通村丫口小路盘旋而上，一路尘土就到了城堡坐落的地方。在甲察城堡遗址的墙体下半载和后山处，明显可见古城堡遗址的断垣废壁，排列不很规则，基脚处由于年代久远而变成了铁墨色。据说城堡的基脚是用“生铁”铸造的，故而坚固无比。甲察城堡正对着中岭部落遗迹，对峙的山梁上仍依稀可见部落城墙的雉堞和分置于东南西北各方的四个防御古碉。

很多时候，真正的历史并不在史书中，而是隐藏在牧民口口相传的传说中。城堡东南方三山合抱处有一开阔的平坝，传是甲察大将遇见神仙白梵天王的地方。以城堡为核心，顺河谷而下还有几处有关甲察大将的传说遗迹。距城堡10公里处的一山峰顶部，一直显现着甲察大将头带缨盔、北靠戈绒山的侧面头像，再往下不远，有一个叫“滴水崖”的地方，坐落在山壁的崖古缺口上，相传是甲察上师大喇嘛穷波尼玛降称辟谷修行的崖洞，至今仍被高僧用来闭关修行。这两处遗迹均坐南朝北，与城堡同一方向，并在同一条线上，再下行约5公里，河西岸对峙着群塔崖和甲察邛多崖。群塔崖的整个山体全由佛塔错落堆积而成，雨后方霁时最为明显，据说共有108尊佛塔，是甲察的大喇嘛修行成正果后的造化之物。而邛多崖则相传甲察大将凯旋而归至此，因屡屡胜战而欢歌痛饮，微醉时将酒碗抛向崖壁，留下一碗痕而得名。据说取此崖石少量，可以作为酿酒的发酵物并保持酒质醇香。

站在遗址旁，我仿佛看见当年中岭部落的昌盛，文明辉煌灿烂盛世景象，仿佛看见甲察大将在这里祭祀或检阅军队那宏大壮阔的气质。根据记载，在十二世纪末到十三世纪初，岭国所辖地区分上岭国、中岭国、下岭国三部分，现龚垭所在地为当时中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格萨尔王统一岭国后，派遣其同父异母的亲哥哥甲察镇守龚垭一带，直到公元1406年被德格土司家族取代。

当甲察大将站在城堡中，看着天上的白云静思，每日在清澈的色曲河中洗浴自己的肢体，在高台上接受牧民的敬爱，他一定是为所有人爱、使所有人快乐。可唯独甲察大将的心中却没有快乐，当心爱的城民遭受天灾人祸，经历生老病死，他却丝毫没有办法，只能无赖的旁观。就像草原迷途的羔羊，梦境和不安静的思绪从流动的河水，从夜晚闪烁的群星，同太阳明亮的光芒中不断向他袭来，迷惑与灵魂的躁动，随着祭祀的烟火升起来，甲察大将开始若有所思，他多么希望能为自己的城民多做一些。直到甲察大将去逝后不久，托梦给其长子拉色加拉泽加，说在城堡山脚下有八尊佛塔，那是我的灵魂幻化而生，在此协助你镇守疆土，其中最大的那尊塔是我的心脏，我的灵魂化成一棵翠柏，在与你相伴……。

漫步在遗址中，我做了个梦，梦见我身边建筑一幢幢重新屹立，城中的城民熙来攘往，他们在这里生活，笑声、幸福弥漫在这辉煌的城市中，散发着智慧的光芒。

五 色 海

第 830 期